

乱世的挣扎

张炜

从历史上看,国家处于分裂混乱的状态,一定是最悲惨最痛苦的时期。但在思想和艺术方面,又往往会出现一些奇葩。这是因为“个体”一旦分散在角落里,他们的思想力会是非常强大的。战乱、苦难,的确会把“个体”逼到一些相对封闭的角落。相反,所谓的大一统的“盛世”,更容易唤起“个体”对“群体”的向往,以至于纷纷跟从和汇入。这种汇入不仅表现在身体方面、行为方面,更表现在思想方面。思想方面的汇入将形成大面积的覆盖。“个体”的声音与表达也就隐在其中了。作为“集体”中的一员,他的思想与艺术呈现常常会是一个“平均数”,一个“最大公约数”。因丧失个性而变得平庸和浅表,是最常见不过的现象。当然个中情形又是相当复杂的,还不能一言以蔽之。

春秋战国是乱世,所谓的“春秋无义战”,人民痛苦不堪。可是那时候出现了许多的大思想者,艺术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。“百家争鸣”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思想与学术现象。盛唐缺少伟大的思想者,但是在艺术上却产生了伟大的唐诗,可见思想与艺术还是不同的,至少是不能同步的。一般来说,思想的萎缩有时候会强烈地波及到艺术,而且接下来还会影响到下一个朝代的继承与发展。

就某些方面、就局部看,魏晋时期比春秋战国还要乱,人民的生活还要艰难困苦。在普遍的社会磨难中,知识分子从来难以幸免,他们苦难更甚。那个时期不仅有汉民族的内斗,战乱频仍,更可怕的是由于汉民族统治集团内部腐败引起的外族入侵。像北方那些异族政权频繁地更迭、毁灭,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残酷景象。特别是匈奴、鲜卑、羯、羌、氐等少数民族的南侵,先后在北方建立了许多国家,出现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残酷人物,发生了一些令人发指的历史事件。这对于一片农业文明悠久的土地,对于汉民族统治集团以及广大民众来说,都是极其可怕的剧变。

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荒凉地带,还没有形成农耕文明,这种异族文化进入中原时,二者的抗争摩擦非常剧烈。外族的残暴和野蛮,对中原文明构成了巨大的破坏。历史上记录了一些极其残酷的人物,像刘聪、苻生、石虎、赫连勃勃等,他们的残忍和荒淫无耻到了匪夷所思的极数。像北魏北齐期间的高欢高洋父子,历史记录中的一些内容令人怵目惊心,简直难以置信。

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格局里面,知识分子的悲绝痛苦已到极点。那时的所谓艺术人士和读书人,和官的身份往往是合而为一的。这一部分人在流离逃避中,更是加剧了内心世界的挣扎和反抗。这个过程收获的精神成果,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思想和艺术。对于一个卓越的知识人来说,外部世界越是混乱,越是激烈,内心世界的反抗和创造就越是盛大,越是具有不可遏止的生发力,因此就社会与人生的关系来看,二者常常会表现出这样的复杂关系。

把春秋战国和魏晋时期拿来对比盛唐,研究它们思想与艺术的不同或许很重要。

我们可能还会想到,春秋战国思想艺术的繁荣,除了其他因素之外,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是没有发生秦代“焚书坑儒”的事件,因为这个事件开创了文字狱和以言定罪的先河,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最黑暗的一页,可以说是一场噩梦。

我们情窦初开的时代,社会环境还未容得公开缠绵的男女情感,情书理所当然打入“另册”,回信地址栏通常含蓄地写着:内详。

凡人难以免俗,当时也给车间团支部书记、意中的女友、现在的太太写过一封情书,为此绞尽脑汁,翻遍了能借鉴的所有资料。

开头是严肃认真地工作汇报:“最近开展比学赶帮超劳动竞赛,大家出大力,流大汗,积极性非常高。”然后另起一行,“看到你连续几日组织团员青年义务劳动,又带头做重生活,已好几天没回家,身体吃得消吗?”接着主题突出:我们认识好几年了,有一定了解;因此觉得有关心你的责任;不知你认为我还可以吗?反正我对你的印象很好也很深刻。”

主要部分则用双引号开头以示重要。“诚然,世间有许多女人,而且有些非

二十多年前的纽约是个云蒸霞蔚的年代。那时候,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家作家刚到纽约不久,立足未稳。他们在充分享受纽约的自由空气的同时,也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擦开骄傲的面纱,露出自然朴实的一面。

我认识姜小姐是因为一部电视剧的缘故。她正筹划一部反映纽约大陆留学生生活的电视剧,约我和几个人一同撰写剧本。那天我和原西影厂的摄影师刘先生、原中央歌舞剧院的张先生一起,在姜小姐曼哈顿的公寓里商讨剧本。我看到墙上一幅油画肖像,分明是姜小姐本人,便脱口而出,这很像陈逸飞的风格嘛。她一扭头惊讶地说,行啊你,就是他的,是他给我画的。当时陈逸飞的名字已家喻户晓。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博士四处为他办画展,报上不时有他的消息和照片。跟大多数纽约的中国艺术家相比,陈逸飞的命运是个神话,谁跟他沾边一半就算进入主流社会了。真的吗,你认识陈逸飞?我喜出望外。姜小姐没说是也没说不是,只是微笑着问我们,想认识他吗?我可以把他请到咱这儿来。大家愕然,兴奋不已,真的?那可太来劲了。



哪能啦

童孟侯

“哪能啦”三个字,上海人心领神会,它的后面常常跟着感叹号:哪能啦!而不是跟着问号:哪能啦?如今上海人说的“哪能啦”,常常表示示威。

打个比方:有个老爷叔穿着睡衣睡裤到超市去购物,老爷叔在入口处碰到一个保安员。那保安员乎忍无可忍了,说了一句:大叔,你怎么穿着睡衣睡裤到超市来呢?

老爷叔两眼一瞪:哪能啦哪能啦!我就穿,依准备哪能啦!现在政府规定不能穿睡衣睡裤出门啦?

保安解释:睡衣睡裤你就是在睡觉的时候穿,不要穿出门就可以了。

老爷叔嗓音更响了:你看过昨日的《环球时报》了吗?你去寻一份看看,人家德国算文明的了?欧洲大国。可是大人早上送小人上学,不少人就穿睡衣睡裤开车去的,甚至还穿着拖鞋。达林顿的校长呼吁家长装着装要得体,但是19%的家

龙虾沙拉

(美) 陈九

几天后的周六,一大早就被姜小姐的电话吵醒。九兄,晚上到我家聚会,逸飞也来,你赶紧通知老刘老张他们,别空手来啊,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没想到这么快,十分意外,连声说是。当天傍晚,我们提着各自的酒瓶迫不及待敲开姜小姐的门。餐桌上摆着一大盘龙虾沙拉,龙虾是生的,要蘸芥末酱吃。还有其他大盘小盘,外加一锅俄式奶油浓汤。

大家立马喝酒,说啊笑啊,胡说八道啊,酒不醉人人自醉。这时老刘叫起来,那盘沙拉呢?我们要吃龙虾沙拉!姜小姐渐渐安静下来,对我们说,吃吧,敞开吃吧,估计逸飞来不了了。她这么一说我们倒不好意思,不想扫她兴,虽然希望陈逸飞出现,可嘴上故意不提此事。这时电话响起,正是陈逸飞。从姜小姐语气上听,他好像被什么事情绊住走不开,今天过不来了。姜小姐说着把电话交到我手

长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穿,校长管不着。你去看看报纸嘛,人家外国人都穿睡衣睡裤出门,我们为什么不能穿?我就

保安说:文明要靠自觉,不能靠人家管,不能靠规定……

超市门口人越拥越多,大家都来看吵架。保安队长过来了,他指责保安员:你就管他们有没有不付钱就往超市外拿东西,就管他们有没有把购物车推回家去,人家穿什么关你什么事?

听上去还是保安错了。再打个比方:有些人喜欢往窗外扔东西,苹果皮、餐巾纸、胡子粉末、还有没熄灭的烟头……那天,一张脏纸头恰好飘到路过的行人头上,行人火了,对着楼上大声喊:讲一点文明好不好?有垃圾就往窗外扔啊?你没有手啊?你家没有垃圾桶啊?

最可怜的是五楼的一个阿婆,听到楼下有人骂山门,探出头去看。要晓得扔东西的人,此刻是不会探出头来的,探出头去看热闹的阿婆恰恰没有乱扔东西。路人一看见五楼的阿婆就喊了起来:你讲点道德好不好?你晓得齷齪我不晓得齷齪啊?啥意思啊!

楼上的阿婆大声回应:你怎么晓得是我扔的呢?不管三七二十一瞎骂人!哦,幸亏这是一场误会,幸亏那个往窗外扔垃圾的男人没有探出头来,倘若他探出头来往下看,局面就不同了:哪能啦哪能啦!是我把餐巾纸扔下去的,又哪能啦!啥人规定楼上的东西不准往楼下扔啊?把你扔伤了?我陪你到医院验伤去。

如果碰到这样的人,倒霉的行人一定是语塞了。

近日,市文明办向市民征集新的“七不规范”,其中一条正是“抛物族”:高空抛物、车窗抛物、乱扔垃圾……

北方话说的“哪能啦”三个字,是“哪能这样”的意思,也就是不能这样的意思。眼下,上海人说的“哪能啦”,却是“我就这个样子”的意思,你对我又有啥办法?

上,逸飞说给你们道个歉,明晚他请客,你们一定得去。大家本来有些失望,听姜小姐如此说又过意不去。我们分别在电话里和陈逸飞寒暄,彼此惺惺相惜。我对他说,明晚有课就不去了,下次再聚吧。因为酒劲几往上升,我们嗓门都很大,恍若故人。陈逸飞也觉出来了,语气非常轻松愉快,不时畅怀大笑。老刘是专业摄影师,非要给陈逸飞拍一组肖像,和他约时间。

晚饭陈逸飞没来,龙虾沙拉被全部干掉了。老张带的日本酒跟日本军国主义一样反动,它的后劲儿让每个人都吐得青面獠牙,当然姜小姐除外。不过我们坚持跑到洗手间,不想被姜小姐吊起来打。剧本的雏形终于浮现,是讲两个刚到纽约的中国姑娘如何面对生活考验。一个在奋斗中重建尊严,一个在红尘中沦落挣扎。无论成败,她们都一样带着梦想和冲动,带着对未来生活全部的爱涌入异邦。当光阴似水年华飞逝,心中纵有千种滋味,又该对谁提起呢?时间把一切化作青梦,在夜阑人静的无言中随风飘荡。

大家没真醉。回家路上我们在月光下放声歌唱,直到热泪盈眶。

外婆走了,我惊了;外婆走了,不留骨灰,不开追悼会,我懵了;外婆走了,我欠她的那句话,五个字,没法说了。

儿时,对外公外婆其实并没有什么印象,只知道他们住在北京。最多是通过照片,要是每月在信箱里收到来自北京的来信。外婆的字很刚劲,一眼就能认出。

1970年前后,外婆突然来到上海,还住了一段时间。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当时外公被红卫兵送进了秦城监狱。当时也正好我大姐到崇明农场去了,二姐到安徽插队去了,我家亭子间有点宽裕。记得当时外婆和我同睡在仅6平方米的小房间,外婆睡小床,我打地铺。外婆因为年岁大了,睡眠不好,她习惯边听收音机边睡。当时我还在读中学,有点调皮,我喜欢玩她的小收音机,喜欢学她并不标准的上海话。比如:外婆一直把鼻涕说成鼻涕涕,把纳鞋底用的硬衬叫壳子,我不止一次笑话她,她也不动气。

外婆喜欢说她小时候的事。她是1911年出生的,家里共有9个兄弟姐妹,她排行老四,早年曾在医学院上学,后因实习中伤寒感染,加之大哥、三哥出门闯事业,她只能中断了学习,担起了照顾弟妹的职责。外婆最自豪的就是她的那双脚,她母亲曾好几次想帮她裹脚,但最终都被她逃脱了。说到这时,外婆会很得意地抬起她的脚给我们看。外婆其实是个大孝女,到上海来还随身带着她母亲的骨灰。

外婆19岁那年,经人介绍认识了外公,当时的外公已不是参加党的“一大”时或担任团中央书记时踌躇满志的才子,多少有点落魄,可外婆依然义无反顾跟着他,带着一儿一女走南闯北,颠沛流离。为了贴补家用,外婆做过小学教务主任。据母亲回忆,当时外婆实在太忙,她还帮外婆批改学生作业。为了分担家庭的重担,母亲15岁高中未毕业,放弃升学,到电话局做童工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因为外公一直在北京工作,外婆也一直陪伴他左右,照顾外公的饮食起居。

外婆来沪一段时间后,因组织关照,外公从监狱转到北京城郊的少管所监护,外婆又回到北京照顾外公。1976年9月,我曾去北京少管所看望二老,外婆为此特别高兴,二老还专程陪我去香山,逛颐和园,到天坛。知道我求知若渴,在和他们道别时,外婆悄悄从外公书架上“偷”了几本汉语语法书塞进了我的包里。

1977年,外公终于回到了家中。1986年,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,住房及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变,远在南京的舅舅也调到二老身边,家庭和睦,其乐融融。然而,

1987年8月5日,外公清晨锻炼身体过马路时,被疾驶的公交车撞倒,送医院抢救无效,终年85岁。外婆在自家阳台上亲眼目睹了事发过程。

外婆也算是“名人”之妻,可她这一生好像注定不是享福命,而是劳碌命。外公走了,可她依然尽己所能照顾孙女。尤其令我们震惊的是她居然在晚年做出了一个决定,她和舅舅一起办理了遗体捐赠手续。2003年,她平静地走了。转眼13年过去了,我好几次拿起笔又放下,好比是一道看似痊愈的伤口,我怕扯开它。

我愧疚,我一直想说:外婆,我爱你。

天堂里的外婆

陈造奇



夜光杯



都市丽人 (中国画) 李红兵

常美丽。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,它的每一个线条,甚至每一处皱纹,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?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,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,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,而当

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,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。‘在她的拥

内详

陈茂生

的回信。孰料,不知怎么搞的,竟让领导获悉这封信的内容,认为不仅有原则立场问题,而且有黄色堕落的思想倾向,特别办学习班追查“以文字来传达亲

一种强烈的热情。你会微笑,我的亲爱的,你会问,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?不过,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,我就会默默无言,不作一声。我不能以唇吻你,只得求助于文字,以文字来传达亲

虽感觉有点难堪,解释仍心平气和:双引号以内是摘录革命导师马克思写给战友、妻子燕妮的“情书”。主持者用冷峻

的目光盯着我:真的还是假的?答曰:可在马恩全集中查找。嫌麻烦就看1980年9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马克思和燕妮》,里面有相关内容。

学习班就此不了了之,在工友中却落下话柄:说!啥时“吻”的?

那时没有网络更无微信……青年男女寻觅“对眼的”另一半,突兀的“简单粗暴”会吓跑姑娘,引经据典必然提高成功率,所以委婉的鸿雁传情成为传递朦胧感情的主要方式。也有对此种萌芽状态情愫倍感兴趣的“侦探”,每每看到回信地址“内详”的信,必置于门房间信箱最显眼处,还用高音喇叭广而告之:“某某,有一封地址‘内详’的信!”

十日谈

情书

情书写在书中,请看明日本栏。